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四

藝文志二十八

詩九

五排

唐

張九齡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張九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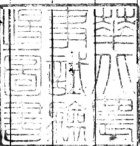
大君畢能事端辰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歡將萬國同漢酺歌
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春華頓覺早天
澤倍知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文粹

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宋之問

御路回中嶽天營接下都百靈無後至萬國競前驅文衛嚴



清蹕幽仙讀寶符，貝花明漢果芝草。入堯厨濟濟衣冠會，喧喧夷夏俱宗禋。仰神理刊木望川途，撫已貧非病時來。本不愚願陪丹鳳輦，率舞白雲衢。沈宋集

奉和拜洛應制

李嶠

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享，明禋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回。日暮鈞陳轉，清

歌上帝臺

英華

洛城觀醮應制

陳子昂

聖人信恭己，天命允昭回。蒼極神功被，青雲祕籙開。垂衣受金冊，張樂宴瑤臺。雲鳳休徵滿，魚龍雜戲來。崇恩踰五日，惠

澤暢三才玉帛羣臣醉徽章縟禮謚方觀升中禪言觀拜洛

廻微臣固多幸敢上萬年杯

同上

洛橋北亭詔餞諸刺史

張說

離亭拂御溝別曲舞船樓詔餞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
入郡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車隨霖雨流恩光水上溢榮
色柳間浮預待羣方最三公不遠求

燕公集

嵩山望幸

王邕

峻極位何崇方知造化功降靈逢聖主望幸表維嵩隱映連
青壁嵯峨向碧空象車因叶瑞駕龍願升中萬歲聲長在千
巖氣轉雄東都歌盛事西笑佇皇風

全唐詩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杜甫

配極元都闕，憑虛禁禦長。
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
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香稻深留景，紅梨迥得霜。
風爭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身退卑羣聖，經傳拱漢皇。
谷神如不死，養拙更

何鄉

工部集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杜甫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
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
鼎食分

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
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半落乾坤大，周流道術
空。謬慙知蒯子，真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
餘土室，難說祝雞翁。同上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杜 甫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
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兒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江被，關
西得孟鄰。早逢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
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
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女，

盡力滌穢晨疎嬾爲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莫相遇益
悲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
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
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
藥未陳旅懷殊不恆良覲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
鎮積賊火近洮岷蕭索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處所餘
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播落回首望松

筠

同上

經李蒙頴陽舊居

錢起

同心而早世天道亦何論獨有山陽宅平生永不諼青溪引
白鳥流涕弔芳蓀蔓草入空室叢篁深毀垣舊遊還在眼神
理更忘言唯見東山月人亡不去門上同

秋日洛陽官舍寄上水部家兄

竇牟

洛陽歸老日此縣忽爲君白髮兒仍見丹誠帝豈聞九衢橫
逝水二室散浮雲屈指豪家盡傷心要地分禁中周幾鼎源
上漢諸墳魏虎今無半狐狸宿有羣威聲慙北部仁化樂南
薰野蕨飢來食天香靜處焚壯年唯喜酒幼學便詞文及爾
空衰暮離憂詎可聞上同

卧病寓居龍興觀枉馮十七著作書知罷攝洛陽赴緜

氏因題十四韻寄馮生并贈喬尊師

盧綸

乞假依山宅蹉跎屬歲周
弱莢輕採拾鈍質稱歸休
潘岳衰將至劉楨病未瘳
步遲乘羽客起晏滯書郵
幸以編方驗終貽骨肉憂
灼龜爐氣冷曝藥樹陰稠
語命心堪醉傷離夢亦愁
董癯居已絕鸞鶴見無由
世累如塵積年光劇水流
躡雲知有路濟海豈無舟
倚玉翻成難投磚敢望酬
卑棲君就祿羸憊我逢秋
腐葉填荒轍陰螢出古溝
依然在遐想願子屬

風猷

同上

送杜尹赴東都

權德輿

商於留異績河洛賀新遷
朝選吳公守時推杜尹賢
如綸披

鳳詔出匣淬龍泉風雨交中土簪裾敞別筵清明人比玉照
灼府如蓮佇報司州政徵黃似潁川同上

洛下寓居

白居易

秋館清涼日書因解悶看夜窗幽獨處琴不爲人彈遊宴慵
多廢趨朝老漸難禪僧教斷酒道士勸休官渭曲莊猶在錢
唐俸尚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飢寒長慶集

履道新居二十韻

白居易

履道坊西角官河曲北頭林園四鄰好風景一家秋門閉深
沈樹池通淺沮溝拔青松直上鋪碧水平流籬菊黃金合窗
筠綠玉稠疑連紫陽洞似到白蘋洲僧至多同宿賓來輒少

留豈無詩引興兼有酒銷憂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舟果穿
聞鳥啄萍破見魚遊地與塵相遠人將境共幽汎潭菱點鏡
沈浦月生鈎厨曉煙孤起庭寒雨半收老飢初愛粥瘦冷早
披裘洛下招新隱秦中忘舊遊辭章留鳳閣班籍寄龍樓病
愜官曹靜閒慙俸祿優琴書中有得衣食外何求濟世才無
取謀身智不周應須共心語萬事一時休

同上

六十拜河南尹

白居易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幸遇芳
菲日猶當強健時萬金何假藉一瓊莫推辭流水光陰急浮
雲富貴遲人間若無酒盡合鬢成絲

同上

洛橋寒食日十韻

白居易

上苑風煙好中橋道路平
蹴毬塵不起潑火雨新晴
宿醉頭仍重晨遊眼乍明
老慵雖省事春誘尚多情
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
連錢嚼金勒鑿落寫銀罌
府醞傷教送官娃豈要迎
舞腰那及柳歌舌不如鶯
鄉國真堪戀光陰可令輕
三年過寒食盡在洛陽城

同上

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

白居易

闕塞龍門口祇園鷲嶺頭
曾隨滅劫壞今遇勝緣修
再瑩新金刹重裝舊石樓
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
四望窮沙界孤標出贍洲
地圖鋪雒邑天柱倚崧邱
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

流波翻八灘雪堰護一潭油臺殿朝彌麗房廊夜更幽千花
高下埴一葉往來舟岫合雲初吐林開霧半收靜聞樵子語
遠聽權郎謳官散殊無事身閒甚自由吟來攜筆研宿去抱
衾裯霽月當窗白涼風滿簾秋煙香封藥竈泉冷洗茶甌南
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先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覺路隨方
樂述塗到老愁須除愛名障莫作戀家囚便合窮年任何年
竟日遊可憐終老地此是我菟裘

同上

洛中春遊呈諸親友

白居易

莫歎年將暮須憐歲又新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春樹花
珠穎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並轡鞭徐動連

盤酒慢巡經過舊鄰里追逐好交親笑語鋪閑日酣歌送老
身一生歡樂事亦不少於人

同上

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卽事 白居易

舊徑開桃李新池鑿鳳皇只添丞相閣不改午橋莊遠處塵
埃少聞中日月長青山爲外屏綠野是前堂引水多隨勢栽
松不趁行年華翫風景春事看農桑花如謝家妓蘭偷荀令
香遊絲飄酒席瀑布濺琴牀巢許終身穩蕭曹到老忙千年
落公便進退處中央

同上

三月三日祓禊洛濱

白居易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珽以人和歲稔
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

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裴惲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司封員外郎張可績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宏暮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沂公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研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盡風光之賞極遊泛之娛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盡得於今日矣若不記錄謂洛無人晉公首賦一章鏗然玉振顧謂四座繼而和之居易舉酒抽毫奉十二韻以獻

三月草萋萋黃鶯歇又啼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禊事修
初畢遊人到欲齊金鈿耀桃李絲管駭鳧鷺轉岸迴船尾臨
流簇馬蹄鬧翻楊子渡蹋破魏王堤妓接謝公晏詩陪荀令
題舟同李膺泛醴爲穆生攜水引春心蕩花牽醉眼迷塵街

從鼓動煙樹任鴉棲舞急紅腰軟歌遲翠黛低夜歸何用燭

新月鳳樓西

同上

憶洛中所居

白居易

忽憶東都宅春來事宛然雪銷行徑裏水上卧房前
厭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醉教鷺送酒閑遣鶴看船
幸是林園主慙爲食祿牽官情薄似紙鄉思急於弦
豈合姑蘇守歸休更待年

題洛中第宅

白居易

水木誰家宅門高占地寬懸魚挂青甃行馬護朱欄
春榭籠煙煖秋庭鎖月寒松膠粘琥珀筠粉撲琅玕
試問池臺主多

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唯展宅圖看

同上

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卽事十六韻獻居守相

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

杜牧

碧樹康莊內清川鞏洛間壇分中岳頂城繚大河灣廣殿含
涼靜深宮積翠閑樓齊雲漠漠橋束水潺潺過雨檉枝潤迎
霜柿葉殷紫鱗衝晚浪白鳥背秋山月拜西歸表晨趨北向
班鴛鴻隨半仗貔虎護重關玉帳才容足金樽暫解顏跡留
傷墮屨恩在樂銜環南省蘭先握東堂桂早攀龍門君天矯
鶯谷我綿蠻分薄嵇心懶哀多庾鬢斑每慙公幹卧頻送子

牟還自覩宸居壯誰憂國步艱只應時與醉因病縱疎頑

本集

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

十韻

杜牧

命世須人瑞匡君在岳靈氣和薰北陸襟曠納東溟賦妙排
鸚鵡詩能繼鶴鶴蒲親香案色蘭動粉闈馨周孔傳文教蕭
曹授武經家僮諸禁掖廐馬識金鈴性與姦邪背心因啟沃
真進賢光日月誅惡助雷霆閭闔開時召簫韶奏處聽水精
懸御幃雲母展宮屏捧詔巡汧隴飛書護井陘先聲威虎兕
餘力活螭螟榮重秦軍箭功高漢將銘戈鋌迴紫塞干戚散
彤庭順美皇恩洽扶顛國步寧禹謨推掌誥湯網屬司刑舞
榻蓬萊掩膺舟輦洛停馬羣先去害民籍更添丁猾吏門長

塞豪家戶不屬四知臺上鏡三惑井中瓶雅韻憑開匣雄銘
待發礪火中膠綠樹泉下刷青萍五岳期雙節三台空一星
鳳池方注意麟閣會圖形寒暑逾流雷光陰甚建瓴散曹分
已白崇直眼由青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松筠侵巷陌禾
黍接郊坵宿雨回爲沼春沙淀作汀魚簪棲翡翠蛛網掛蜻
蜓遲曉河初轉傷秋露已零夢餘鐘杳杳吟罷燭熒熒字小
書難寫杯遲酒易醒久貧驚早鴈多病放殘螢雪勁孤根竹
風彫數莢萁轉喉空婀娜垂手自娉婷脰細推新履腰羸減
舊鞋海邊慵逐臭塵外怯吞腥隱豹窺重巘潛虬避濁溼商

歌如不顧歸棹越南滯

同上

題緱山王子晉廟

鄭畋

有昔靈王子吹笙遡沆瀣六宮攀不住三島去相招亡國原
陵古賓天歲月遥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
櫳彩翠銷露壇裝瓊琰真像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宮阿母
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西城
要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晚花珠弄藥
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元寶籙饒霧垂鴉翅髮冰束虎
章腰鶴馭爭銜箭龍如合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
外花嘗滿人間葉自凋望臺悲漢戾闕水笑梁昭古殿香殘
麴荒堦柳長條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連天漢伊瀾

入海潮何由得真訣使我珮環飄

同上

宋

遊嵩山與王弱翁聯句

范純仁

靈境中天秀

辟疆

雄名古到今位尊朝列嶽

純仁

勢重壓千岑靜

鎖神仙宅

辟疆

高盤宇宙心孤棧標日月

純仁

絕仞倚戈鐔彩棟

靈洞邃

辟疆

層簷淨剌深民所傳覲語

純仁

國祀致君忱碑古苔

生字

辟疆

堂虛畫蠹金山呼曾薦壽

純仁

神降卽爲霖事怪塗山

石

少室山下有啟母石

形端玉女砧峯巒排翠玉

純仁

灘瀨漱鳴琴

蕙帳人誰繼

辟疆

金泥迹可尋唐經藏寶妙

純仁

魏殿想鸞音

善會

寺魏文

雲作他方雨

辟疆

松連別院陰谷泉長浸斗

山有七星泉

辟疆

頂路欲捫參探穴夢潛動

辟疆

捫蘿力不禁箕熊分蟻垤

純仁伊

洛認蹄涔鳥道樵夫去

辟疆

龍潭驛使臨衆仙停羽駕

頂有八仙壇

純仁

昔帝儼宸襟

山有元宗御容

選勝先看記

辟疆

乘危可作箴天門開

四極

山有東西二天門辟疆

樹品冠雙林

少林有則天一品松五品松

靈藥看苗斲

辟疆

香醪挈榼斟道宮庭不埽

純仁

學館突無黔

山有書院

董麥風搖

浪

辟疆

溪淙石聳簪雜花春爛漫

純仁

老木夜蕭森夕照河光接

辟疆

晴嵐塔影侵深崖藏積雪

純仁

虛壑響幽禽溪月寒澄霽

辟疆

巖烟暮杳沈寺橋橫蟠蝓

純仁

禪磬擊瓊琳拂壁題新字

辟疆逢

僧舉舊吟疲驂何處解

純仁

高閣在崎嶇

辟疆

范忠宣公集

遊龍門香山寺

蔡襄

彩閣縈林轉蒼崖隔水開龕明千像日波起一灘雷綠淺春
前草香餘臘後梅背人驚鷺去將雨好風來雲氣隨衣袂嵐
光入酒杯清遊知不屢欲下更徘徊

忠惠集

遊平泉作

文彥博

一嶠抱溪斜前朝輔相家遺基皆瓦礫古木尙烟霞夙昔東
山墅留連上殿車雖云營退隱未免逐豪華事在如飛鳥林
空噪暮鴉池平無舊鳳堤壞有殘沙野叟猶能說樵夫亦共
嗟至今巖石下多少紫薇花

潞公集

天津新居成謝府尹王君貺尙書

邵雍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

門峻軒迎兩觀雄窓虛響瀍澗臺迥璨伊嵩好景尤難得昌
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
中老萊歡不已靖節興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賀府公丹誠
徒自寫匪報是恩隆

擊壤集

代少卿和王宣徽崇福宮

程顥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嗣聖嚴
邁奉神遊遂此歸晁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青
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
晞木艾靈儻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颯馭香辰望絳闈衰遲

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明道先生集

元

題故盧諫議書堂

裴處權

倚杖溪亭曙迴環勝畫圖峰巒摩碧落雲水媚清都潭冷知
龍卧巢低惜鶴孤石苔摛瑞錦松露綴真珠小隱前朝盛幽
棲近日無他年婚嫁畢絕頂老樵蘇

元詩
永

明

中嶽

唐順之

巫閭控北戶蔥嶺莫西隅茲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黃樞標
正位紫氣護真圖近接浮邱宅深藏軒后符疏峰連太乙列
館象清都圓宮猶漢築馳道尙秦除肅肅泥書秘森森羽蓋

趨仙遊微見迹帝幸暗聞呼露洗千齡栢霜封九節蒲星榆
臨砌發月莢應時數將訪三山記猶述七聖途今朝陪廣樂
直擬到方壺

荆川集

漢栢

唐順之

嘉樹植崆峒年長勢更雄已無秦帝幸尚有漢皇封幹比孤
生竹根猶半死桐靈泉玉女灌甘雨嶽神通葉密鶯難度枝
樛葛易蒙垂陰九華帳弄影五雲宮色掩重巖翠聲含衆竅
風賓來軋蓋偃仙去鶴巢空非因不材壽春秋自無窮

同上

嵩山少林寺月夜談禪

王世懋

少室少林寺何年申嶽中人天正南北吾道自西東藤秀三

花老燈傳六葉紅我來尋祖義師老振門風步入嶺雲盡坐
深山月空何須問密印祇自證元同枕簟清無夢津梁去不
窮君看王逸少理得似支公

奉常集

伊闕觀石像五十二韻

公 萬

闕塞當伊水誰開選佛場坤輿基橐籥遁甲闕收藏融結真
源秀苞符瑞應長中分龍擘劃兩翼鳳翱翔偃蓋穹窿起連
箕曲折張巨靈雙掌奮蜀力五丁強洛汭雞爲苑神都雁作
堂旁羅包大壑憑藉倚崇岡跡肇雍門外燈傳少室旁冠峯
鑿棟宇穿巘架巖廊創造從元魏增修迄盛唐琢磨如砥礪
瑩潤比珩璜縮朒旋螺殼綿聯貼窰房丹梯承畫拱碧嶂接

金身具大千沙數量棘端施刻削芥子納針芒宋玉形容
巧吳毫肖貌良神通億萬化妙種八千彰一一妍媸辨三三
前後斷威神標建立童子婉清揚表裏形俱滿憂懼意總忘
月容永寂滅獅吼竟含章象教彌寰宇蜂歌應羽商時瞻紺
色目長放白毫光圓鏡恒澄澈空華任杳茫雲臺猶脫畧烟
閣遜顯邛兵燹紛何已滄桑變不常鬱攸多酷烈洛洞幾懷
襄鬼國移賢劫風輪轉法王毗耶還磊砢舍利陷汪洋魑魅
披猖越狐祥出沒鄉袞裝成縷裂丹雘失輝煌剝蝕增皴瘃
陵夷走跛跄粧塗虛點染布施枉張皇女主真妖孽胡僧信

虎狼豈能資冥福，祇足益昏狂。國計傾蜚輓，民窮動昊蒼。山
靈原翊衛，福地本榮昌。夢樹應常任，還林定未亡。古今勞鑿
戒來往，尙趨蹌。玉節經名利，鋒車到尙方。驅馳兼夙夜，臨眺
飽星霜。海自浮漚見，花仍優鉢芳。皈依思印證，回向愛清涼。
八部俄周禩，三生特審詳。風旛疑幻妄，宵駕動彷徨。住相非
功德成，陳益感傷薄。遊同露電餘，恨付嵩卮潦。盡寒潭潔原，
高落照黃驪。車出淨叢蒼，荀滿林香。

石刻

雜陽

顧絳

澗水成周宅，卽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精。文軌洞
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璣衡。象魏雲常紫，龍

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金谷荒煙合銅駝蔓草
繁曲多羌笛韻縣有陸渾名鶴望將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
修禮樂何計偃戈兵赤伏看猶在蒼鷺起莫驚停驂觀雒汭
微禹動深情

嵩山

顧絳

位宅中央正高疑上界鄰蓄波含頰汝吐氣接星辰二室雲
長擁三呼響自臻淳風傳至德孤隱秘靈真世敝將還古人
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老栢搖新翠幽花茁晚
蒼誰知樂許窟多有濟時人

以上
省志

國朝

伊闕

沈全

伊闕雄周宅龍門著禹功平成由帝力斧鑿豈神工夾水開
明鏡連霞樹紫宮密林深蔽日幽谷迥迴風萬壑清湍迅千
巖石室空丹梯仍窈窕紺殿撤玲瓏兵燹滄桑變人天感慨
同佛場終古寂僧臘近年窮荒草羣儻鹿停雲響斷鴻洞虛
蒼靄滴竇遠暗泉通浮舸晴波裏捫碑積蘚中雲山還昔日

緩轡洛城東

釋堂集

偃師懷古

藺挺達

中州天下勝古昔帝王都碧水環南浦青山遶北嶺崇巖藏
蚪字元滉瀉龜圖神虎銜鈎曲黃魚吐玉符禁城巖鍊桶宮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聲窸窣鐵鳳汁銷鎔典午中原蹙瑯琊道子封諸僉從此
江左暫相容運已分南北時方化馬龍可憐空宛雒何日靖
兵峰我到驚殘壘天還迫暮冬華林生燕麥綉嶺印狐踪風
物前朝換烟光古寺濃惟餘陸渾在山翠落金墉

湖海樓集

白馬寺

陳維崧

赤伏推明帝金刀再續承東都求好義西竺到名僧藏訝青
牛逝經傳白馬興五都秋列刹三市夜燃燈是日皇輿固當
時國勢憑鬢雲遮大內法雨灑觚稜綺構珠幡動花田紺塔
層龍宮標寶樹鸞嶺慶金繩頃刻悲川竭吁嗟慟土崩羣雄
惟郭汜華省又何曾鹿任中原走狐看帝座升八王多絡關

五姓復頻仍事去情難歇愁來愴不勝銅駝蹲大道銀雁叫
諸陵舊跡行人問豐碑後代增淒涼秋草外荒塚是摩騰同上

周公廟排律二首

李因篤

邑望岐陽空祠臨雒水涯乾坤愁儉樸制作待光華負展身
彌瘁營周慮獨賒向今瞻繡衮終古奠清笳束帶微風肅褰
簾落日斜鐫碑猶大誥過客盡長嗟世降文明逮功高禮數
加澗瀍仍召卜嵩華接王車翠竹寒鳴雨蒼松儼着花虎犀
馴繪素葵萸薦萌芽緬想車書日恭惟雅頌家此生衰未敢
爲夢仰雲霞

鎬室西瞻久河流北顧遙深心延二代大烈統三朝變起風

雷及恩融伏伺銷民頑翻後去譯隔更同調俎豆於茲秉謳
歌自昔饒垂衣裳舊德露冕拭崇標砌合春陰靄簷虛霽雪
飄長廊圖租鬯老樹草鴟鴞憶下通天谷徐經抱郭橋有文
留陸海遺愛泣漁樵暖託空垣蔭馨聞沃野苗問津倚前壑
明發更停鑣以上受
祺堂集

洛陽道中

恭和
聖製元韻

劉綸

秋色生清洛晨光動畫旃昔噬花滿縣今愛稼登田勝蹟中
原備雄圖上黨連陳風盛冠蓋問俗富園廛開掌分雙闕橫
襟走百川人煙寒更密樹影晚猶圓和會通區夏陰陽測水
泉東都會有賦才盡擬何緣繩菴
內集

少林寺

朱朱楓

翠嶺迴幽谷青溪鎖少林山圍雙樹迴雲起五峰深霜葉踈
猶落寒禽午自吟寶幢風颯颯鐘梵晝沉沉香裊書空篆泉
調隔澗琴禪機將逸興勝事得相尋

曾善寺

朱楓

古木緣溪路祇園積翠間白雲屯浩劫紅樹帶孱顏石氣迎
人冷苔痕滿徑斑清冷禪室水照耀夕陽山鈴語秋傳響經
聲晝掩關寒花偃砌發栖鳥望巢還清暇於中當翫氣向此
刪歸來餘逸興月夕媚煙鬟

以上排
山集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五

藝文志二十九

詩十

七排

唐

七老人會

并序

白居易

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敝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

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紵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尊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

一作六韻

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粗鬼我

狂歌教婢拍婆婆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

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一入間此會更應無

七老人會

胡杲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杯酒興白頭
仍愛玉爐熏裏回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斟
判酪酌香囊高挂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葉望景長吟對白
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七老人會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
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筑謳歌任褐裙寧用管絃
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咏成詩不住

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七老人會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
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毫象七賢山茗煮時
秋露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
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七老人會

鄭據

東洛幽閑日暮春邀歡多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
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
來心肺空有清虛入思神醉舞兩回迎勸酒狂歌一曲會娛

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七老人會

盧 真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朶嫩桃迎曉日萬株
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亦共同對酒歌聲
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
翁但願醪醑常滿酌烟霞萬里會應通

七老人會

張 渾

幽亭春盡共爲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道跡豈勞登遠岫垂絲
何必坐谿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况襟懷
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

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以上香山集

宋

謝司馬君實諸公買園

邵雍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步平流水二十

餘家爭出錢，嘉祐一居終是儗。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

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

軒。接羅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揮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漫，隄

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

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于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閒，別

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

消得堯夫筆似椽

擊壤集

元

洛中吟

并序

王惲

近讀邵氏所書洛中雜事撫卷三歎令人有不能已者嗚呼五代間亂離相繼其否極矣生逢茲辰一何幸哉故孫樵有生恨不得爲太平人良有以也因效康節謝溫公買園詩格綴集所見賦洛中吟一篇其辭

曰

方文物治堯雍若論聲明極土中地自水南連洛北治從
廟到神宗總將六合清明氣散作三川禮讓風道統有傳
程碑在勲名無比富文崇棚車載酒都人賞名教傳家習俗
同花木四時春不老耕桑彌野歲長豐三千步障家雖侈十

二行窩樂最融春酒泛香沾翠幙夜花和露買筠籠小車高
閣期真侶魏紫姚黃擅化工愛育總歸君父聖論思不出廟
堂公荆舒變法無期月社稷垂亡到一空讀罷適然清興遠
一簾花影曉光紅

秋澗集

送宋宗道歸洛陽

王逢

選郎分手楚天涯萬里春明穩到家庭下已生書帶草馬頭
初見米囊花汴淮淤漫經梁苑星斗參差犯漢槎中國未應
風俗異舊京寧覺路途賒鮫宮獻珮當明月鵝殿吹笙隱太
霞貂弊世憐蘇季子賦成人哭賈長沙若爲撫事傷遺跡正
用懷才待物華聞道鄉閭諸父老杖藜期看馬卿車

梧溪集

國朝

過嶺宿少林寺同李霖九傅叔甘

王紫綬

輾轅千仞踏芙蓉僕馬勞勞不自供林內朱丹霜出寺杖前
斷續路隨鐘誰分二室稱中嶽借向諸天叩正宗初地山圍
紅日少祖堂梯斷白雲封巖壑瓦壞雞巢露旁澗沙虛虎跡
逢古剎疎烟寒佛座長橋濕翠印樵蹤貪杯社許陶元亮薄
宦羣隨邴曼容蚪蚪蘚苔纏鼠屬蒼茫河洛老龜龍雪亭戶
閉棋聲出竹院階晴葉影重共道鳳笙吹此嶺獨銜明月是
何烽火搖四壁螢流屋夢穩三更鶴定松金磬夜連濤謾謾
石幢風動草茸茸九秋爲訪二花到雙樹欣看二妙從蓮漏

漸稀星斗落塔鈴繁響露華濃
篝燈此夜聯禪榻蠟屐明朝
信野筇最是聞雞心不已
蹴君同起舞青鋒

嵩遊吟

同人踏雪少林夜飲成賦

傅而師

三冬栗烈豐隆死半夜
雰霏雪霰傾亂後幾人
尋古寺興來吾輩出
孤城渡頭鬚鬢剡鎔
權鶴背飄飄子晉笙
簇簇圓沙鏤虎跡
泠泠瀑水瀉冰聲
禪枝乳竇通明滅
山勢茶烟作送迎
不有許詢躬問難
那知支遁語縱橫
携琴懶學嵇中散
呼酒狂同阮步兵
星到上方騷客醉
詩成好句瓦雞鳴
劫灰垢地僧無恙
老樹號風鳥易驚
此夜燒燈侵白曉
他時結伴屬黃精
霜鐘撞破浮生夢
窻影空懸舊月明

枕烟亭集

11

11

11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六

金石志一

學者流覽載籍以六經爲要歸猶必徵信於諸史百家之書並旁搜金石文字於山崖墟莽之間雖風雨剝蝕兵燹銷毀而殘碣斷字尤爲嗜竒好古之士所珍重焉而不忍聽其散軼者自有宋歐趙以來集錄金石成書且數十家矣河南古帝都二室在焉周鼎漢闕至寶瓌竒而漢魏石經尤爲裨益經學前人謂金石遺文多與史書相證明猶未盡其說也首列石經二卷存尊經之意後乃分紀各縣爲四卷凡六卷志金石

金石一

漢一字石經

按朱彞尊經義考本水經注諸書以一字石經爲漢石經三字石經爲魏石經今依其說而詳其論於後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授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按章懷太子漢書注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鄂長楊升菴石經考作高堂谿典譚友夏評水經注云當作高堂谿又後漢書楊賜傳賜震孫摯虞三輔決錄注馬曰碑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歷位九卿遂登台輔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單鳳傳鳳武宜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出爲漢中太守

盧植傳熹平四年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參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鄙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

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
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
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令
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於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
爲立學官目助後來以廣聖意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

按漢書注同穴猶紆曲也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小學
謂文字也言中書別於外也刊正碑文爲句古文科斗
下乃論宜校書之由非謂碑文當日已
作古文科斗字疑漢有三體石經也

宦者傳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廼
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
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
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
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以相叅檢樹之學門

按蔡邕石經本隸書後人多本儒林傳敘以爲漢石經
乃三體書法張氏謂邕以三體叅校其文而書丹於碑
則定爲隸於義
爲允詳在後

〔張馴傳〕張馴字子修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

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尚書
遷大司農

按靈帝紀盧植傳宦者傳儒林傳俱言五經而蔡邕傳
張馴傳言六經至隋經籍志又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
石碑其目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叅之隸釋
所載殘碑無周易春秋餘并同漢書隋書俱不應誤而
其名乃有五六七經之不同何也蓋五經者經之通名
六經者合春秋公羊爲一而計之七經者實指其數而
言之非
有異也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
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
之前

楊龍驤雜陽記朱超石與兒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魏書江式傳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按江式所謂採李斯曹喜之法者卽儒林傳三體相參檢之意而邕所書石經實隸書也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卽隸減也少減曰省乃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七錄一字石經尚書六

卷唐志五卷七錄有今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七錄有毛詩三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四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一字石經

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

七錄二卷
唐志同

按經義考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矣

魏三字石經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顛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郭頒魏晉世語〕黃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

缺壞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按衛恒傳以古文出於邯鄲淳又言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魏石經非邯鄲淳書明矣式傳以爲淳書乃傳聞之誤至經義考又本趙至傳嵇康太學寫經之說以魏石經爲嵇康等書不知嵇康寫書乃因石經寫其文若漢書所謂觀視摹寫非書丹於碑也

〔隋書經籍志〕二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錄十卷又三字石經尚

書五卷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七錄十二卷唐志三字石

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按隋志又謂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經義考曰一字當屬三字之謫于義甚允

晉石經

晉書裴頌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唐六典注傳暢晉諸公讚裴頌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按裴頌傳及六典注皆有刻石寫經之語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疑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頌嘗爲之而未成卽是雖疑之而未定其無也竊詳傳意蓋云從石刻中寫經耳且刻石寫經本屬二事所謂刻石者如水經注所謂晉辟雍碑在漢石經北但刻石記事非卽石經所謂寫經者如嵇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及石季龍載記遺國子博士詣維陽寫石經之類但傳寫經文非同刻石若果別有晉石經則史傳文宜曰寫經刻石不得曰刻石寫經顧氏朱氏旣列晉石經之目故存其目而論之非真有晉石經也

後魏石經

魏書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不恤其人
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
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受分篆矧乃聖典鴻經炳
勒金石理爲國稽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
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汚毀積榛棘而弗掃爲聽臆
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
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

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隲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而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親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按顧炎武石經考漢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三百四十年故曰三百餘載魏文帝黃初七年

丙子崩至後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二百九十二年故曰向二十紀

資治通鑑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而初無

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

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

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

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

楊升菴集

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

趙岫石墨

鑄華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驥入洛石經

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

朱夔尊經義考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
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

按北魏補石經之說石墨鐫華本
楊升菴而誤耳宜以史傳正之

歷代石經存毀

晉書趙至傳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

按世說注嵇紹序曰先
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雒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劉芳傳芳再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羊頭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

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戴延之西征記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一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塢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定正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

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當作存駕言永久諒用撫焉

幾當作存

駕言永久諒用撫焉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
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
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
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存堂前魏文帝
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按洛陽記西征記水經注伽藍記四家所載漢魏石經
存毀數目各有不同水經注以在堂東側者爲漢石經
宜爲隸書而伽藍記以爲堂前有三種字乃漢蔡邕筆
水經注以在堂西者爲魏石經乃古篆隸三種字碑石
四十八枚而伽藍記以四十八枚者爲表裏隸書廊道
元楊銜之皆後魏人證以目見而所記不同如此何耶
蓋水經注於堂東側漢石碑不言其數洛陽記所謂四
十六枚西征記所謂石經四十版皆謂漢石經而又不

言在堂東可互相備至伽藍記誤以三種字屬蔡邕又誤以表裏隸書強合四十八枚之數且不別堂東堂西知其記載差謬不若水經注之確也又洛陽記所謂西行南行東行諸碑堂東漢石經也其目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論語合隋志及殘碑經目無魯詩儀禮春秋而有禮記春秋碑或已毀魯詩儀禮至宋猶有殘碑不得謂碑已毀也禮記不見於隋志得非儀禮之誤耶西征記所謂南北行三十五板者堂西魏石經也其目惟春秋尚書二部伽藍記二十五碑寫春秋尚書二部作三種字與西征記正同但以魏爲漢與水經注相反遂致後人紛爭不決耳

魏書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

始中又立一

當作三

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

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

按西征記列石經碑數三十五版四十版共七十五版伽藍記所列碑數二十五碑猶有十八復有碑四十八枚共六十六枚北齊書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視前此不過失其十四枚未至於不盈大半且岸崩沒水之說亦不可信或當時石經尚留在洛陽其得至鄴者較洛陽所存本數不盈大半也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阻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按魏書及北齊書言運洛陽石經於鄴周書言大象元年徙鄴城石經于維陽是石經復歸洛陽矣故劉焯傳不曰運鄴城石經至京師而曰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惟經籍志以爲開皇六年自鄴載入長安失載周大象元年徙維陽一節史書之疎也當以劉焯傳爲確

韋述西京新記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于著作院

按魏徵所參考石經十數段既爲三體字則魏石經非漢石經也而乃以爲蔡邕書豈隋開皇移石時卽誤以三體爲漢而移之而蔡邕隸書石經多留在洛陽耶故後人每言得漢石經於洛陽人家不然洛陽石經既移

矣何得更存洛陽也經義考李緯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遺都學所書石經洛中人家往往有之又郭忠恕張舜民節博俱言石經至宋時猶存洛陽并見下

郭忠恕漢隸分韻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張舜民畫墁錄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

邵博聞見後錄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漢石經殘碑

洪适隸釋石經尚書殘碑石經魯詩殘碑石經儀禮殘碑

石經公羊殘碑石經論語殘碑

詳載下

尚書殘碑

命

孔本

何及相

闕

散

孔作儉

言曰人維舊

孔舊上

有求

殺

孔作

舊

下闕

有志女毋翁侮成人毋流

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

各共

爾事齊乃位度爾

孔作乃

口

下闕

民之承保后晉高

孔作

鮮

以不浮

下闕

試以爾

孔作汝

遷安定厥國

孔作

△

孔作

下

闕其或迪

孔作稽

自怨

孔作怒

求

孔作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

女何

下闕

之勞爾先子

下闕

于茲高后卒乃知

孔作崇

降

鬪疾白

下闕

能迪古我先后

下闕

民女有近

孔作

則左乃

心我先后綏

下闕

興降卒末於戲

孔作崇降弗祥嗚呼

今子

下闕

絕遠

女比猶

孔作分

念以相從各翁

孔作

中

下闕

建乃家

股

孔作

盤闕既下闕

衆白女罔台民

孔作無戲怠

勛孔作懋

建大命今我

孔作予

凶德綏孔作績

下闕

今孔作無

爾惠孔作謂

朕闕

枉孔作震

動萬民以遷肆上

下闕

乘孔作隱

哉予其勛孔作懋

藺相爾念

敬我衆朕不

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聽開天

既學

孔作學已上高宗彤日篇

厥遺任孔作王

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

下闕

不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已上牧誓篇

伊

孔作無鴻洪

水白

孔作伯

陳其又行帝

下闕

白建用皇極次六白艾

孔作又

用三德

下闕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下闕

食二白儆

三白祀四白司空

下闕

極凡厥庶民無有涇罔人無有闕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壹其行而

下闕

路毋偏毋黨王道蘊

蕩毋黨一闕 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 一白正直二下闕 家

而無凶于而國人用闕 頗辟孔作僻 乃心諫及卿闕 諫及

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 朕不敢有下闕

弼時維天命王白告爾孔無多 下闕 茲維孔作洛 予維四方

罔攸責亦維爾下闕 有孚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已上多 青孔作 之艱難乃勅孔作逸 乃憲孔作 既延孔作 不

孔作 則侮厥下闕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 民桓

懼下闕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 自時厥後

下闕 功田功濼采蠶其懷保小人孔作 惠于矜孔作 鮮饑

酒孔作 毋勅孔作 于遊田維闕 共孔作 無滯于觀于遊于

供毋兄

孔作無皇

白今日

下闕

庶不聖

孔作聽

人乃訓變

孔變上

有之乃

亂正刑

孔正上有先王之

至于

下闕

則凡白

孔作皇自

敬德庶疇

白朕

之疇允

下闕

公白於戲嗣王

臨于茲

孔監上有其

道

孔作終

無逸篇

出于不詳於戲君

闕

白時我

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

已上

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

孔作準

亂

孔無

謀面用

下闕

于庶邑其

在下闕

有會

孔作俊

心以敬事

下闕

王維厥

孔厥有克

度

孔作

心乃

下闕

受茲

孔作此

於戲

下闕

且以前

孔作

已受

人之徹

孔作徹

言

下闕

訓德

孔德上有子

是罔顯哉

孔作在

厥世

王之解

孔作耿

光以揚武王

已上立

几乃

闕

名大保

下闕

通

達

孔作集

大命在

下闕

非幾茲即

孔作既

黼衣

孔作

辰

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
五字收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
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
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
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
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
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
八字鴻文劾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

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
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
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
與堂谿與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
乙科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

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
廣四尺碑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
碑其十二段論語三碑其二段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
徙之鄴都至河陽碑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
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
魏鄭公散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
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爲瓊薊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
以所有饒之會稽蓬萊閣勛音慙勉也
勛亦逸字

魯詩殘碑

帷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履下汾一曲言采其蕢彼

其之子美下之誰知關一字毛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

實之下父子父關一字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尚

上毛作幘下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子毛

猶不稼不耒毛作胡取禾三百廛子不狩不下特子彼君

子子不素食子欲欲毛作伐輪子下毋食我柔三歲宦

毛作女莫我旨顧逝將去女下宦女莫我旨勞闕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

闕句山有樞毛作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酒食胡毛

何闕琴曰鼓瑟且以喜樂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楊下

右石經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

與毛詩異者如猶作巧貫作宦樞作蘆數字又有一畝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

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補

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
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
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

下闕

卒爵坐奠爵拜執

下闕

人盥洗升媵觚于

賓

下闕

上拜受爵于筵前

下闕

首公荅拜媵爵者立

下闕

媵爵者執觶待于

下闕

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
字畫比宅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千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旣已不

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雅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始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勝觚勝爵云者勝蓋送也

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何以不稱公下闕栢於是謂栢白吾

字

何以不稱公

下闕

栢於是謂栢白吾

爲闕三矣隱白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之石

踏板本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之邑曷爲下闕

仲子板本有栢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爲栢立故下闕

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

內始闕一諸公放板本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白

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吾下闕後爲平外取

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毋兄稱兄凡闕五之大夫

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曰

卒赴而闕一不告公曷爲與徽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

內大惡諱小

下闕

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

板本

作弒也試

下闕

葬板本有以爲字

不繫

闕一

匡子

闕二

薨何以不地

不忍言

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

下闕

諱取周田也

諱取

已上威公

十有四年何以

闕一

記異也何異

下闕

則至無

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

下闕

乎隱祖之所選

板本

作聞

闕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下闕

不亦樂乎堯舜

闕二

字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

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

下闕

何以書記災也

世年顏氏

言君出則已入

下闕

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

也

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匡馬日禪匡趙域議郎匡

闕二

字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釋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磳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下闕

本本立

闕一字

道生孝

下闕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

下闕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

下闕

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

下闕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下闕

與意

板本

抑子之與子贛

板本

曰夫子

闕五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闕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闕五

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

行

下闕

焉可謂好學已矣

板本作也

已

而無詖富

而無驕

下闕

告諸注而却來

下闕

人之不

下闕

章

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下闕

乎

板本

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毋違樊遲

闕一

何

下闕

曰生

下闕

葬之以禮祭

下闕

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下闕

勞有

下闕

孝下闕廋狀入焉廋

板本

有哉

子曰溫故而却

下闕

子

下闕

器子贛問

下闕

乎異端斯害

也已

子曰

下闕子曰

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

下闕子曰

曰書云孝于

板本

惟孝友于况

下闕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

下闕

已上為政

篤見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

闕十字

與

下闕

與對曰不能子曰

闕五

山不如林放

闕九

也射

下闕

曰起予

板本有

商也始可

下闕

子曰

下闕段禮

吾

下闕

也知其說

闕三

天下也其

闕一

示諸斯乎

下闕如神

在

下闕

於二代郁郁乎

下闕

大廟

下闕

子却禮

下闕

禮

也

下闕

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下闕

往

下闕

門國

板本君

為兩君之好有反

闕一

管氏

下闕

知禮

下闕

吾未嘗不得

見也泛者

闕二

出曰

下闕

無道也久

下闕

觀之哉

凡廿

六章

已上八節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

下闕

顛沛必於是

子

闕二

未見好仁

板本有者字

惡

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

下闕

過也各於其黨

闕二

斯却仁

矣

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也

板本作矣下闕

子懷荆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

下闕

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下闕

曰父母在不

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下闕

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憂於

闕二

父母

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

下闕

君子

板本有亦字

有惡乎子曰有

板本有惡字

惡

稱人之惡者下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二曰平卅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

六章已上陽皆篇枉道而事人何關一去父母之國板本

關一景公詩子子曰若季氏下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

無而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注關二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

板本無執車板本者為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為孔公曰是魯

孔公與曰是板本有也是却津矣下若從避板本世之

士哉擾板本作親不輟子路板本有以若板本有子憮然

曰烏獸不可與同下敵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其杖而

耘板本子路拱而關一止子路宿殺雞下禮板本如之

金石志

何其廢之也

板本無

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

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

板本作而已矣

謂虞

仲夷供

板本作逸

隱居

下闕

少

闕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

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下闕

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

闕一字

曰子夏

闕一字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闕四字

者距

板本作拒下闕

子夏曰雖

闕五字

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下闕其

事君子學

下闕

子夏曰小人之過

下闕

曰子夏曰大德

闕五字

出入可也

子

好

板本作游闕六字

子

下闕

君子之道焉可

闕二字

有

有卒者其

闕一字唯聖人

下闕

仕而

下闕

曾子曰吾聞諸

板本有夫字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板本作者也

必也親喪乎

闕一字

子曰

下闕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

關一

是其板本作贛

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

板本

於地在人賢者

志

板本

其下

告子贛

關一

贛曰辟諸

板本

宮

蔣

板本作牆賜之

蔣

關二

窺見室家之好夫

下

尼不可毀

關二

人之賢者公

陵也

關三

踰也仲尼日月也

下

一言以爲不却言不可不

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

下關已上

不蔽藺在帝心

朕躬有闕毋

板本

以萬方萬方有

關一字板本

在朕躬

下

歸心焉所重民食喪

關一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關一

則說

下關

不驕威而不猛子

關一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關一

民之

下關

尊其瞻視儼

關三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已下
一日篇

不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賈板作闕諸賈之哉包周闕四蓋肆乎其肆也闕一

周闕曰言闕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
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
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
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

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
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
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
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
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
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二字石經
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

石經七種二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
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
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

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
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
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
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
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
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
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
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陔劉弘張文蘇陵傅
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
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暉題名

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
識者當能別之

洪适隸續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
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
三行乃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
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
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爲難辨聘禮曰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旌纓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
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
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纜北面上介執

璋屈纒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荅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飢曲備具靖康建炎間戎馬南牧已酉年先公張

廬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
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明年壬午仲弟往尋盟隆興之季
復入淮壻其明年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
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
賜坐飲茶而退既馳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
黥一二物隨以獻得告三日蒞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
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按洪适又記儀禮殘碑二段一爲聘禮文一爲士虞
禮文與隸釋大射儀文不同以字太少故其文不具

魏石經遺字

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

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楊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宐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

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
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
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
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
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
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
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
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
宅編載其弟劄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
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禪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

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
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鑿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
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
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
判會稽所鑄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王應麟玉海左傳正義石經古文虞作𠂔魯作𠂔

婁機漢隸字源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
刻

經義考集古錄中有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
九歐陽棐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

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續藏之碑
以大歷十四年七月立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
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
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間余視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疎被
旨開呂梁洪擊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疎尤珍
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疎歿今遂不知所歸
按金石錄定蔡邕所書爲八分三體石經乃魏所建而
隸續謂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書而未嘗見三體據趙
氏自言親見趙郎中筆高紳石本卽
魏三體石經固未嘗不見三體也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六終

河南府志卷之一百七

金石志二

金石二

石經論跋

寶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按諸家誤以三體爲漢石經者辨見前後茲但類列其說不暇一一辨之也

郭忠恕汗簡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方勺泊宅編方勺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

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隨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

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錄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按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

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洛陽蘇氏家

按小歐陽集古錄石經遺字乃魏三體石經字而以爲
邕書本蘇氏說而誤也隸續已辨明又隸續計遺字八
百一十對集古錄作
八百二十九亦誤

趙明誠金石錄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

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

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皆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按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俱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

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舛前代諸儒之論
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

按金石錄蔡邕小字八分存者惟陳仲弓碑與石
經遺字爾石經字畫謹嚴而仲弓碑放逸可愛

董道廣川書跋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
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
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
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歿於
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
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
也其後得者盡被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

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
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
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
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
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
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
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
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
相按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
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

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
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
碑十八楊銜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
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
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
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
魏爲一字漢爲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
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
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
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

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十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輶而不輟作擾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

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技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技定衆家得正論誤多矣

按董道知周大象中徙鄴城石經還洛而又謂軍人竊載還鄴蓋欲原情開皇自鄴載入長安之由也不知劉焯傳固言運洛陽石經至京師經籍志乃史家之誤非其寔也又本洛陽記以殘碑爲漢石經矣而顧以魏爲一字漢爲三字豈未見殘碑爲一字乎何自相悖謬也隸釋論語殘碑是魯孔丘與曰是下無也曰二字董道反謂比今書多二字誤矣引趙綽語經義考別作李綽

姚寬西溪叢語蔡中郎石經漢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

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磧等所立正定本據洛陽記

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
爲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
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
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
翁少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
自是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
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
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
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

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秘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秘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按姚寬以漢魏皆三字石經而以一字石經爲晉石經與諸說互有異同不知晉寔無石經也辨見前

黃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

書女母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得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女

勸憂女荷近則在乃心今近作哉女此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獻各翁

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朕動天旣付命今付作字

曰陳其五行

今汨陳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今亮作度以作

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今人作民于作鮮

母兄曰

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

兄作皇

且以前人之微言

今作微言

是岡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文王

之鮮光

冷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

逆殷集大命

論語意與之與

今意作抑孝

于惟孝

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

今也作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是

知津矣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耨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

耨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置其杖而耘

今置作植

其斯以乎

其斯而已矣

譬諸宮

牆

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

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

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

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

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石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剩者止此子愔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陸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碑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筆跡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禪臣趙陝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賴雜錄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二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

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
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
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
寶如此

按張燾龍圖家漢隸分韻作張奎龍圖家又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此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邵博聞見後錄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
隸尚書禮記論語各題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
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

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口爲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筮語按今世本爲異
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
異甚初熹平四年伯楷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
以前聞攷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
乘填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
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群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舉子謂
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
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
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旣遷其石於長安

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略〕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授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漢隸字源〕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

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

按字源尚書下列一百三十九魯詩下列一百四十等字乃編碑次第以備檢查經義考引之作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是誤以編次爲所存殘碑字數失之遠矣

張續石經跋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

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二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

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
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
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
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
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
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
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也儒林傳序疑字有誤
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
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兼以俟博識君
子

趙儼書史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

陶宗儀書史會要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禪趙陔官
諫議大夫劉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
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
定諸經者

楊升菴集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文於太學
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於太學門外此
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二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

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

按石墨鑄華本楊升菴漢石經初刻再刻之說亦以光和爲初刻熹平爲再刻夫熹平在前光和在後安得以光和爲初熹平爲再經義考曰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卽所書非再刻也斯爲通論矣趙嘏又以魏爲三刻則因升菴而衍其說也○又按升菴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程敏政篁墩集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

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

命杜操增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草此石經之再刻

也靈光和六年命胡母敬崔瓊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

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三刻也熹平

四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興于孝武周禮爾

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並刻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磾等純以八分書之此四刻也魏虞喜惜古文不傳言于邵陵厲公自摹古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釋之鍾會註以小楷刻于鄴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永熙武庫火梁武帝索于王志得漢楊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禮用小戴春秋用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漢魏石經在洛鄴者遭王彌劉曜之亂命元暉于烈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沉齊高澄之砲又殘闕矣隨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徵

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穎達爲
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
子孝經頒天下爲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講補古易魯詩
詔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九刻也天寶九年從
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等以小楷刻九經于長安此十刻
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母昭裔楷書刻易書詩三禮三傳論
語孟子十一經此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
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
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
此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

大復摹于少城碑二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並三體刻之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魯詩復完此十九刻也

按元始元年王莽命諸儒通經者詣公車章帝作章草而摹刻石經之說俱不詳于正史至靈帝年號熹平在前光和後篁墩因升菴說倒置作三刻四刻宜從經義考正之魏三體石經在洛陽篁墩言刻于鄴都學宮與史傳諸家不同

子慎行筆塵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

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經八分書熹平四年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之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

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
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
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
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
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
堂前章懷太子引洛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
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此皆當時親見其名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

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
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
馴傳則以爲六經隨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
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
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
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
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曰

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

建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
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
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
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
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
藍記云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
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
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
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
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

鄆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

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鄆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所書非也

孝靜帝

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宣帝

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枚之

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

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

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

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

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

其乖謬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

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顧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宮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

爲正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何人銘皆斯書也漢建
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淳師焉略究其妙
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
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
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爲之欲人易曉而已固
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永言蔡

中郎以豐同豐

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於中郎也

李丞相將束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
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

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况於爲隸爲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然而中卽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又按宋胡宗憲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之錦官西樓宇文

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
郎石經四十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
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錄諸石大字至四千二
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
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 元吾邱衍學古
編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
碑今無矣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東漢書學以中郎爲最而石經尤其
得意之作故當爲兩漢之冠按鴻都石經立於熹平四年
當時觀者車馬填隘未三十年兵火亂離已失其半後遷

於鄴遷於洛復遷於長安遂致蕩然至唐開元時僅存墨
本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洛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塌也雖所存僅
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裝之硯山
齋秘笈中 石經在宋趙明誠猶見數千字謂以世所傳
經書本按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
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觀德夫之言則聖遠
言湮後學於經無所師承無所根據而徒執一己之說使
聖人之經曲就之真可慨也

方中履古今釋疑黃俞邵曰張孟音謂漢嘗三書石經以

邕書爲建寧四年其誤明甚復以熹平四年爲謝承書引
補林傳注爲證攷謝承乃三國人蓋嘗著後漢書中嘗言
熹平石經故章懷注引之原無詔書石經事蓋孟竒讀書
不詳之故遂畧去注中謝承書曰曰字而直以謝承書石
經則真鹵莽之過也三則以水經注云光和六年刻石鏤
碑謂合建寧熹平十六年中凡三刻夫石經之刻自非旦
夕可就范史之熹平其經始也水經之光和其告成也若
如孟竒所云母論石經堅緻非一時剝蝕之物而十六年
中刻而又刻亦何不憚煩若是哉

朱彞尊滕書亭集石經殘字跋曰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

法而楊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等皆誤讀
范史儒林傳惟張縝謂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于碑則
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尙書論語殘字
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句咸注云孝乎
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經義考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
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銜之
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
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曰禪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曰禪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

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
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
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爲
書判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
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
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
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按洛陽石經惟漢一字石經魏三字石經耳晉及後魏
石經之說辨已見前至唐國子學石經後蜀石經宋國
子監石經皆仿漢魏石經之義而不在洛陽若胡元質
洪适重刻漢石經雖不在洛陽而皆因洛陽殘碑遺字
編鑄寔洛陽石經之苗裔當與蘇望所刻魏石經同附
見焉胡元質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以楷書釋之鑄石